

孤

著 祈祷君



MULAN
WU ZHANGXIONG

木兰 无长兄

5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新增
独家
番外

晋江文学网金榜排名第一
热血+言情 超强IP 备受期待
影视作品及游戏即将面世
且看大龄女青年，如何叱咤战场……

著 祈祷君

⑤ 木兰

MULAN
WUZHANGXIONG

无长兄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木兰无长兄. 5 / 祈祷君著. —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2016. 8

ISBN 978-7-5500-1820-4

I. ①木… II. ①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52928号

木兰无长兄5

祈祷君 著

出版人 姚雪雪
责任编辑 胡志敏
特约编辑 钱 丽
封面绘图 孤 九
卡片绘图 ARIA
封面设计 80零·小贾
版式设计 段文婷
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
邮 编 330038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670mm×970mm 1/16 印张 17
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 数 260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1820-4
定 价 29.80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6-211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y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【第 154 章】

贺穆兰正在遭遇她人生中第一次逃跑。

之前都是他们追击敌人、迎击敌人，完全没有被敌人追击的经验。

原以为对方是疲兵，所以鹰扬军直接发动了冲锋，却没想到对方虽是疲兵，却并非只有一支军队。

当那支没有旗号的队伍出现在他们面前时，面对多达三四倍的敌人，库莫提下令全军撤退。因为他们若死了，就再也没人能示警大魏腹地出现两支骑兵了。

敌军纵马追击，箭落如雨，有避之不及的鹰扬骑士跌落马下，或被踩成肉泥，或被乱刀分尸。

库莫提身着明光铠本就引人注目，又有众多勇士护卫身侧，这让两支敌军更加确定他是一条大鱼，一直紧追不舍。

很快，鹰扬军就和最先冲锋到身前的敌军展开了白刃战，贺穆兰一把长戟左挑右斩，无数蠕蠕被她斩于马下，个人武勇在混战中表露无疑。

眼见着越来越多的敌人蜂拥而来，一个家将自动请缨断后，请库莫提先行。

贺穆兰看着那个家将命骑兵们一字排开阻挡追兵，心中委实难受，可她身为亲兵，只能以保护库莫提的安危为己任，即使心中再怎么压抑无奈，除了加快速度离开，竟没有第二条路走。

这个时候，贺穆兰才感觉到在大军面前，一个人的武勇没有太大用处。

他们一路狂奔，没有人回头看上一眼。大家都明白留下的同胞凶多吉少，不可能活着回来了。

“该死！我居然都没问他可有什么心愿未了！”库莫提喃喃咒骂了一声。

压抑的气氛一直萦绕着他们，待他们跑出半天，发现敌人没有死命追击，士卒们都松了一口气，只是将军们的脸色却更加难看了。

“将军，他们不在我们身上浪费时间，所图不小啊。”

蠕蠕是熟知鹰扬军的，活捉一个颍川王对大魏的打击不言而喻，可他们居然放弃了……

“他们不肯南追，是因为那边人迹罕至，不容易被发现吗？”这一路都是草场，就算有牧民出没，看到这样的大军，也只会远远地避让开，哪会去注意是哪里的军队？

正常人都不会想到自己国家腹地出现了敌人的军队，毕竟北方没有打起来，西边也快要被灭了。

西边……

库莫提突然色变：“是夏国的人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将军，夏国不是已经连战连败，退守统万城了吗？”

“对他们来说，有什么比王爷还重要？”

“我怕是王驾出京了！”

这正是库莫提担心的问题。三军大比在即，又有高车归附，再加上左营营啸，右军差点哗变军心不稳，拓跋焘若是选择此时北上，正是合适的时机。

他凝神苦思，接下来该如何去做。

独孤唯胳膊上中了一箭，趁这个机会赶紧命部下帮他把箭拔出来，贺穆兰见那人连手都不洗就要直接拔箭，忍不住上前阻止，表示自己可以帮忙。

独孤唯听若干人说过贺穆兰懂些医术，便对她点点头，示意她继续。

贺穆兰用水囊把手大概清洗了下，然后拿出一条干净的布带，绑在独孤唯箭伤上方，使劲扎紧。

独孤唯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好奇地看着她的每一个动作。

贺穆兰一只手抓住箭尾，一只手按着伤口上方，迅速拔出箭。因为她力气大，独孤唯几乎没感觉到太大痛楚，箭头就已经离了伤口。

“嘶……好！好本事，比我的部下强！”

贺穆兰笑笑，把箭丢在地上。蠕蠕的箭很普通，没什么三棱箭没骨箭之类，否则独孤唯肯定要掉块肉了。

贺穆兰熟练地用绷带给独孤唯包扎上，此时没法缝线，因为接下来还得继

续行军，骑马颠簸，伤口缝合容易崩裂，创伤会更大。

贺穆兰手法纯熟，引得众人侧目。

“我的同火有几个老受伤，已经习惯了。”贺穆兰笑着解释，“等事情了了，独孤将军再找郎中治伤吧。条件艰苦，现在只能先这样了。”

独孤唯点了点头。

就在这时，一旁的库莫提突然开了口：“花木兰，你来帮我卸下明光铠。”

贺穆兰一愣，不知库莫提是何意，但她还是上前，乖乖地给他卸除甲冑。

“花木兰，你穿上我的铠甲。”

“咦？”

“情况紧急，前方又有几万人的敌军阻拦，我们人数众多，不可能大摇大摆地从他们眼皮子底下急行军去救援朔州。如今之计，只有化整为零，轻骑疾奔，用我的身份调集沿路兵马，火速前往朔州救援。”

库莫提取出身上的印信，有鹰扬军的将符、颍川王的王印，还有鹰扬将军的手令，贺穆兰这才发现魏国连印信这种东西都没有统一规范，难为库莫提打仗时都把这些东西揣在怀里。

“花木兰，你虽然跟在我身边时间最短，但你武艺高强，又精通汉话和鲜卑话，传令最为合适。”

库莫提想着花木兰是陛下身边出来的，就是拼死也不会让陛下有失，所以将鹰扬军的将印给了她。

“我要你带五百人向东边疾行，若遇敌军，直接遁走，绕过他们去搬救兵。各州刺史、郡守、县令，皆以鲜卑使君为首。他们都知道我的身份，你持我将印，沿路逢城便入，若有阻拦直接硬闯，让主官调集兵马来朔州驰援，不得耽搁。”

库莫提脱掉明光铠给她也是这个原因。

“各地门官好盘剥，你不穿我的铠甲，怕是在城门口就要被拦下。到了各郡，你直入府衙，传令后换马即走，不要耽搁，也无需解释，切记要‘快’！”

库莫提知道一个家将去搬救兵，肯定没有自己亲自去那般让人不敢怠慢。但他不能浪费一点时间，若是敌人真是冲陛下去的，鹰扬军好歹还能从背后杀出，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

“将军此行危险，还请多多保重。”贺穆兰很干脆地接了将印，穿上库莫提的明光铠，带着旗官和斥候，点了五百人马，往最近的城池疾奔。

“独孤将军……”库莫提对独孤唯苦笑道，“若是真是冲着陛下去的，那我们唯有死战这一条路了。”

“没到最后，谁也不知道结果会是如何。”独孤唯是家中长子，从小被寄予厚望，自然意气风发，不似少年老成的库莫提，“陛下并非常人，说不定不需要我们赶去救援，就已经先把敌人给击溃了！”

夏国军队的出现，令已被羽林军杀得步步后退的柔然人军心大振，拼死缠住羽林军，使他们无法回返。

羽林郎大多来自贵族高门，他们衣甲精美，却并非宿将老兵，柔然人的拼命反击，让他们顾此失彼，散乱起来。

拓跋焘看到这种情况，心中暗急。他带了三万宿卫和羽林军，本想让他们和黑山大营的将士切磋切磋，一来磨炼积累经验，二来打压打压他们的傲气，谁料还没到黑山大营，先被蠕蠕来了个当头棒喝。拓跋焘长叹一声，穿上战甲，提着武器，准备到阵前亲自掠阵。

“陛下，你怎可以身试险！”崔浩就差没抱着拓跋焘的大腿反对了，可对对方年轻力壮，又是练武之人，哪是他能阻止得了的。

拓跋焘并不莽撞，他率宿卫军把步堆将军的人马解救了出来，再令步堆去解拓跋仁之危，自己则带人守着主阵，与蠕蠕厮杀。

同行的文官以崔浩为首，立刻围上来七嘴八舌地问怎么办。

崔浩心中焦虑，面上却做出成竹在胸的样子，安慰他们道：“对方是奇兵，那走的就是险招，我们从容不迫，对方就会急切，出现差错。更何况我们的将士能征善战，只要撑得片刻，待援军一到，便可破敌！”

“谁问你这个！”鸿胪寺卿急红了脸，“我是问你，连陛下都亲自上阵了，我们要不要也去杀敌！”

崔浩面上一僵：“哦，袁寺卿原来问的是这个……”

“崔使君，我们虽是文臣，但也都是堂堂七尺男儿，提得起剑，上得了马。哪有陛下在前方御敌，我们在后方安心等着的道理！”说话的是典客郎，他性格耿直，随手翻出一把仪仗用的长剑，就要去前方杀敌。

崔浩自不能让文臣上战场添乱，急忙劝解。只是众大臣被典客郎刺激了，没人听他的，找剑的找剑，找枪的找枪。

崔浩急了眼，大吼道：“就你们这点三脚猫的功夫，上去是给陛下添乱！”

众文臣纷纷扭头看向以“美姿仪”闻名于世的太常大人。他素有涵养，极少大声说话，更不会这般气急败坏。

“我等乃是辅佐陛下处理政事的要臣，此刻应当冷静从容，给众官做好表率，让前方将士能安心杀敌。莫说我们的所长不是与人拼斗，就算是，现在情况也没糟糕到需要我们上前的道理！”崔浩气得满脸通红，“若是敌人看到连文臣都上阵了，他们会认为魏帝已无兵将可用，连手无缚鸡之力的文臣都要派上来送死，须乘胜追击！”

崔浩一通斥责，训得众臣面红耳赤。

“我们能做的，就是静观其变，找到对方的破绽，想法子解局。”崔浩看着三路包围过来的大军，叹了口气，“真若无力挽回，再以死殉国不迟。”

虽不能提剑上阵，但文臣们也不想闲着，他们中大多是为高车归附而随军的鸿胪寺官员，平日也负责祭祀和出征时的礼乐，这些鸣赞、司仪等人在上官的命令下，从仪仗中翻出乐器来，有的就地击鼓，有的吹奏出征时的军乐，以振士气。

听得鼓乐声大作，在前方拼杀的拓跋焘放声长啸：“这才是我大魏君臣将士的气概，让那些藏头露尾的蠕蠕和胡夏狗看看，什么才叫英雄！”

四周众军士齐声呐喊：“倍当！倍当！倍当！”

倍当乃是鲜卑语的“万岁”，夏国乃是匈奴种，蠕蠕也是，但即便如此，也知道鲜卑人只会对拓跋焘喊“万岁”，顿时拼杀得更厉害了。

步堆救出了拓跋仁，两支精骑合在一处，且战且退，安全退回主阵之中。

赫连定听得拓跋焘阵中鼓乐齐鸣，不甘示弱，令人取出号角，呜呜鸣地吹了起来。

拓跋焘暗想：今日之事，看来对方是早有准备，绝非偶然。我接到素和君的信，才放下麟儿，准备前往黑山大营处理军务，素和君绝对没有问题，那问题就一定在送信的黑山大营或接信的中书省。怕是有人提前看了，推测出我的行程。

十一月底长安被攻陷，这才不过正月，赫连定就调转人马来了我大魏，周几是个良将，为人谨慎，绝不会犯这样的错误，若不是他受了伤，就是已经凶多吉少，控制不住局面了。

朝中应该也有内应，否则我若离开得太早或太晚，对方都不会在此拦截到我。蠕蠕没有这等人才，夏国亦不会有这等枭雄，敢拿国中最后一支精锐部队

来拼……到底是谁？谁做的部署？是京中哪个觊觎王位的宗室，还是凉国或刘宋的谋划？被我知晓，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！

此时崔浩已经和最早一批杀出重围报讯的回返者接上了话，得到消息后，立刻上前禀报拓跋焘：“陛下且宽圣虑，报讯的伯鸭官已突破重围，召集人马去了，此地离朔州不足百里，不出半日，必会引兵前来平乱。”

“大魏是吾等的家国，有何好虑！”拓跋焘扫视众将，“待消灭这群蠕蠕和夏狗之后，诸位军功都升两转，再加重赏！”

听得拓跋焘之言，魏军登时士气大振。

两万多羽林将分成前、左、右、中四军，又有小队游骑，散在两翼。

拓跋焘心中安定，只要军心不乱，便可一战。他下令：“结阵立寨！宿卫军下马以蓄马力！”

传令官传下号令，宿卫军转到后方，将皮室大帐的支柱铁锤钉入地下，张开皮帐，四周竖起扎营时用的木栏，片刻间，就在这空旷之地结成了一个营寨。

众大臣摆起仪仗，在营帐前竖起王旗，围于营寨之侧，充作护军。

若是有援军前来，远远看去，就知道谁是王师，谁是贼寇，该往何处驰援。

赫连定见拓跋焘结阵，一时攻之不下，便命士卒在强弓硬弩射不到之处用鲜卑话乱骂。大抵是说鲜卑人卑鄙无耻，侵犯夏国，致使民不聊生，生灵涂炭，人神共弃云云。后来见拓跋焘充耳不闻，又改骂拓跋焘生母淫荡，淫乱后宫，生下拓跋焘这个野种。

对方知道拓跋焘喜欢身先士卒，又年轻气盛，他们利用鲜卑“子贵母死”的规矩，侮辱他的亡母，想将他激怒，引他离阵出击。

拓跋焘十二岁时被立为太子，母亲乃是魏国的平阳威王兼太宰之妹，性格刚烈，绝非淫乱之人。母亲因自己被赐死本身就是拓跋焘的痛处，再听到对方的唾骂，顿时脸色大变。

崔浩一见不好，立刻站于阵前，抢先一步用匈奴话回击过去。

“我听说你们的君王是个暴虐之人，经常坐在统万城头，身边放着武器，不管什么人，只要看不顺眼，就亲自动手杀了；如果发现臣下对自己不满，就令人挖出眼睛踩破；如果认为有人在讥笑他，就用刀子割下嘴唇；而忠心谏言之人，往往被割掉了舌头。拥有这样的国君，国家覆灭不过是顷刻之间的事情，便是你们战死他乡，也不会得到任何荣誉。如今长安已失，说不定此时统万城已经被破，你们都成了无国无君之人。不如乖乖降了，依旧保有你们的官

职，我们魏国的陛下是有雅量气度的明君，诸国皆有耳闻，效忠这样的君主，岂不是比你们那失道的国君更强？”

崔浩少年出仕，因为精通各国语言，辩才又强，出仕后，任过多次使臣，对诸国情况都了解。听了他在阵前说的这番话，夏国将士中见过、或直接被暴君折磨过的人，不免露出犹豫之色。

拓跋焘脾气是急，不过气也就那一阵，见崔浩不惧敌人箭矢，舍身维护他的尊严，心中一暖，刚才那些愤怒也就抛之脑后，点头大声应道：“赫连定，你若投降，你的平原公之位依旧保留，我还会赐你夏国的封地，让你继续留在夏国为官。若继续冥顽不灵，他日我大魏攻破统万城，必将鸡犬不留！”

他知道赫连定率大军出征，家人老小一定被留在宫中为质，便以统万城的百姓和官员性命相威胁。

果然，赫连定军中许多将士担忧之色更甚。

赫连定乃是夏国宗室，一心为国，又是受人尊重的帅才，见魏国年少的皇帝被大军围困依然能够侃侃而谈，底下文臣将士个个誓死效忠，再想起夏国四处溃败，各地城池失守，将官逃窜，忍不住心中唏嘘。

若夏国有此国君、有此良将、有此名臣，又何惧魏国进攻？又何须他们千里迢迢，和蠕蠕联合，九死一生地冒险绑架敌国国君？

赫连定家中老小上百族人都被赫连昌留在了宫里，便是拓跋焘将夏国国君之位给他，他也不可能投降。

他当场命令亲卫把露出犹豫之色的将士拉到阵前砍了，大声叫道：“吾等乃是夏人，岂可对魏人摇尾乞怜？再有动摇，亦是如此下场！众儿郎听令，抓住拓跋焘者，我这平原公之位拱手相让！”

这可是重赏了，可惜将士们知道夏国将亡，平原公不过就是个空头衔，士气并没有得到多少提升。

赫连定苦笑，诚恳地道：“如今统万危在旦夕，统万在，则夏在；统万亡，则夏亡。拓跋焘没有子嗣，我等若能生擒拓跋焘，必能逼得魏军东退，还复山河，待那时，诸位都是救国英雄，永载史册！”

这话倒是让人振奋，他们毕竟是夏人，亲戚朋友皆在夏地，在这场战争中多有死伤，无论自家的君主多残暴，家国之仇，却不是那么容易消散，被赫连定一说，立刻打起精神，振作起来。

“陛下……”崔浩听不到赫连定说了什么，只能从他的神色中推测，“对

方似乎有所忌惮，不能投降。但将士们有迟疑之色，想来确实有所动摇，只是碍于主将的威严和手段，不敢提出异议。”

“无非就是家小都被控制，不敢反抗罢了。”

拓跋焘攻夏时，夏国许多防守城池的官员逃跑，后来赫连昌便命人将官员的家小送到统万城为质，所以到了后来，举城投降之事变得更少，攻打统万城时，更有各路王将纷纷救援，想来便是如此。

他脸上不屑之色更重：“这样的君主，就算统万不失，以后哪还会有将士愿意为他卖命？”

拓跋焘和赫连定的大军在阵前互骂，柔然的几员大将和上万人马却是不耐烦至极。

他们和夏国人达成盟约，两方合作生擒拓跋焘，夏国人要魏兵退出夏国，柔然人却是想要趁机索要赎金，以牛羊马匹金银珠宝赎人。

双方都要活捉拓跋焘，否则拓跋焘一死，他们身在腹地，岂不是要被来勤王的魏军乱刀砍死报仇？

柔然向来不懂什么士气，什么军心、君臣，他们是部落汗国，为了利益各大部族会联合在一起，分了钱财顷刻就散。他们看拓跋焘，就如一堆巨大的财宝，压根不耐烦赫连定又是骂战，又是劝降，立刻大声鼓噪，准备作战。

拓跋焘见蠕蠕已经不耐烦了，赫连定也是存了死战之志，顿时胸中傲气万千——连蠕蠕都不怕死了，他乃大魏之君，岂能退后？

敌阵中鼓声擂起，魏营中鼓乐也响，对方数万骑兵喊声震天动地冲杀过来，魏军中数万羽箭射了出去，敌军前锋纷纷倒地。但敌军人数众多，前赴后继蜂拥而至，拓跋焘拔出长刀，命令宿卫军上马，准备苦战！

崔浩知道敌人都明白此行若不成功便九死一生，他抓住这个弱点，找了一群会说匈奴话的，站在阵前弓矢不及的地方，开始放声高喊。

“现在投降，赏赐夏国土地，家小也可免罪！”

“蠕蠕们听了，杀一个夏人给一头牛！杀两个夏人给一斤金子！若是杀十个夏人，让你们在敕勒川放牧，赐你们牛羊成群！”

“夏国已经败了，你们还是速速逃走，免得客死异乡！”

“上将想要功劳，派小兵去送死，是何道理？不如放下武器投入我军阵中，荣华富贵唾手可得！”

有两支柔然人被团团包围，眼见就要横死当场，听到崔浩等文臣的叫喊，

立刻丢下兵刃，下马投降。

拓跋仁是员智将，立刻受降，并令人将他们的战马刺死，将人赶到一边捆绑起来。可没想到赫连定居然派弓箭手冒着丢掉性命的危险一阵乱射，把这些投降的柔然人给射死了。

柔然人顿时骂声震天。柔然塞外生存不易，人均寿命短，每条人命都十分宝贵，即使叛了也不会遭人耻笑。可赫连定却知道若放任柔然人投降，很快夏人也会照学，那就真的糟糕透顶了。

崔浩之计原本已经奏效，无奈被赫连定看破，还冒着得罪柔然人的危险，将隐患直接消灭，让那些准备投降的伤兵和柔然人都不敢再试。

拓跋焘在阵前指挥作战，发现蠕蠕和夏国人的箭都避开他，他略略一想，便知道是何缘故。

“想要活捉我？”拓跋焘冷哼一声，横刀立马，振臂高呼，“吾必死战到底，众将士不必在意我的性命！若我战死此地，我的儿子拓跋晃登基，原辅弼大臣不变，窦太后升为太皇太后，照料新皇至十二岁亲政为止。若拓跋晃不幸早夭，我的王弟拓跋健继承王位。有幸存之人，务必传我口谕回京！”

他第一次觉得自己的儿子来的正是时候。

赫连定听到拓跋焘说到“儿子”，顿时心口剧震，一口腥甜之气汹涌而上，险些跌下马去。

他们冒死进入大魏，原本就存着有来无回之心，除了抓住拓跋焘和他身边的重臣大将们威胁大魏，再无求生之路。

夏人和柔然人之所以笃定魏人不会轻易让拓跋焘去死，便是因为拓跋焘乃是鲜卑盼了许久的英主，而且没有子嗣的缘故。

可是拓跋焘说他已经有了儿子！

“赫连定，你们当初不是这么说的！”柔然的部落主听到拓跋焘的话，立刻变了脸色，出声质疑。

拓跋焘目力极好，见蠕蠕气愤，便知道对方真的是下了活捉的决心，便对崔浩道：“让他们喊我有儿子了！天降麟儿，生来异象，是命定的英主！”

崔浩何等人物，立刻明白了拓跋焘的意思。

于是鸿胪寺众赞者的呼喊改为夸耀拓跋晃，说他生来便是福子，天降各种祥瑞等等，恨不得夸他生来会走，张口既言。

柔然人士气大跌，他们迷信天命，觉得这是上天给他们的警示。夏国人已

经杀红了眼，听不到对方说什么，但却发现羽林军们越战越勇，连眼睛都亮得惨人，不由胆寒。

赫连定知道魏国的兵将向来勇猛，羽林军装备又绝非一般的精兵能比，久战之下必定要被援军围死。他一咬牙，命人挥起令旗，让原先准备的三千精锐骑兵出阵。

这三千精锐一直不曾出战，战马也养足了马力，此时出阵，正是时机。

这三千人是十多年来随他南征北战的宿将，都是难得的勇士，此番前来，他已告诉这些人，他们的家人妻小夏国国君一定会好好对待，便是战死，也至少赡养三代。这些骑兵抱了必死之心，朝着拓跋焘的方向冲锋而去。

宿卫军的车骑将军令旗招展，数千人马围了上去，一时间杀声动天，血肉横飞，拓跋焘虎目含泪，想要相救，却无计可施。

赫连定的心比拓跋焘还要痛，他一直死咬着自己的牙齿，就怕一张口，心血上涌，咬到后来，连牙齿都痛到麻木。

他只能继续挥舞将旗，让其他人马跟在这三千骑兵之后进攻，以前方之人的血肉作为挡箭之盾、护卫之墙，朝着拓跋焘继续前进。

在通往拓跋焘的路上，塞满了柔然人、夏国人和魏国人，柔然的骑兵不能奔驰，只能下马厮杀。

汉臣们的嗓子已经喊哑，对方投降之人寥寥无几，好在羽林军越战越勇，他们从小习武，武艺精湛，又有名师指点，其中不乏为将之才，欠缺的仅仅只是实战经验。

为了保命，为了勤王，为了撑得更久一些，这些人将往日里所学的一切十倍百倍地发挥了出来，他们的兵甲武器远比敌人精良，战到后来，敌人的刀口卷了、盔甲烂了，他们的损耗却极小，依然还可以继续再战。

拓跋焘已经与敌人交手。

崔浩卷起袖子，拿起弓箭准备射箭。士族的君子六艺里，“射”是必学的。

文臣们拿剑的拿剑，拿弓的拿弓，以保护皇帝的安危。

就在此时，忽听得远处呜呜呜地传来一阵尖锐急促的号角之声。

正在死战的三方人马，听到这号角之声，脸上均有惊惶之色。声音从西方传来，而西方是夏国的方向，谁也不知道，这是哪方的援军。

号角声乍响时尚在十余里外，第二次响起已经近了数里，第三次响起又近了数里，便是天下再快的马、再强的骑兵，也绝无如此迅捷之理。

拓跋焘惯用骑兵，听到号角声响起三声，已经大喜过望。

号角连响，说明援军到了近前，只是骑兵不似步兵，马力有好有坏，援军也是有快有慢，来得快的在前面，来得慢的在后面。掉在后面的部队用号角发出声音，前面的部队用号角声指引正确的方向，所以号角声才一声近似一声。

最近的那一声就在眼前，说明善于疾行的部队已经抵达。

随着西方的号角声起，北面也开始传出号角之声，听声不过十里左右，号角飞传，传到最近处，便陡然收声。

若说西边来的可能是夏国人，那北面来的，绝对不会是敌人。

羽林军和宿卫军欢呼震天，赫连定的部队本来已经拼杀到拓跋焘近前，猛听得号角之声频传，突然间鸦雀无声。

拓跋焘放声狂笑，指着赫连定叫道：“投降吧，我饶你麾下众将士不死。”

他心中不屑蠕蠕，却十分看重赫连定，想要留下这个人才，是以只对赫连定招降。

西边的大地已经开始颤抖。

但听得一句“投降不死”的号令变成十句，十句变成百句，百句变成千句，声音越来越大。

赫连定脸上红了又白，号角乍起时他就知道不对，因为夏国再无援兵可用。

刹那间，他的那口血终于没有忍住，猛地喷了出去！

小剧场：

“让他们喊，喊我有儿子了！天降麟儿，生来异象，是命定的英主！”

拓跋焘（舒坦）：我要让全世界知道，我有儿子了！

【第 155 章】

夏国是匈奴人建立的国家。赫连氏族野心勃勃，又具有胡族特有的野性，是以夏国是典型的以铁腕政策治下的国家，虽不至于民不聊生，但百姓生活之艰苦，不足为外人道也。

统万乃是蒸土筑城，只要民夫所筑之段能用锥子刺入一寸，便杀了那段的

制作者，捣成肉泥一起蒸在土里做墙，如此残暴血腥，这统万的城墙，也不知道埋葬了多少死去的亡灵。

赫连定是“国之柱石”，不过在外族和其他诸国的名声却不是很好，因为他很少留活口，对外战争时，无论对方是敌国的平民还是兵卒，只要是成年男子，他都会将他们全部斩杀。

据说他最崇拜战国时期秦国的大将白起，那么他为什么会如此做，大致也能推断出来。

夏国国势渐微，而周边诸国和异族在不停壮大，若不想办法削弱敌人的势力，先死的就会是夏国。

赫连定知道夏国倾颓之势不可挽回，所以他来了，做一场豪赌。可是对方的实力和运气甩了他重重一个巴掌，让他输得刻骨铭心。

在号角响起的一瞬间，赫连定便知道魏国不可战胜。一场突袭，这么长时间的筹划，四万多人马长途跋涉，若此行去绑架的是夏国、凉国或燕国的君主，恐怕都已事成。

可魏国的文臣不怕死，武将不惜命，君主更是从头到尾都站在阵前，没有后退一步。想起夏国救驾时救到一半被魏兵吓得败退的各部将军们，赫连定只觉得胸口又在翻涌，几乎倒下马来。

西方的号角一声快似一声，北方的号角就在近前，羽林军和宿卫军瞬间战力猛增，赫连定知道大势已去，将旗朝东，鸣金撤退。

西、北两面都有援军，东面毫无声息，应该可以突围。

他绝不能被拓跋焘抓到，他若投降，家中老小便被尽数族诛；如果他死了，拓跋焘就会利用他动摇夏国最后的士气。

他只能逃，沿着蠕蠕东线进入大魏的路径，逃到库莫奚去，然后再想办法折返回夏国。

柔然人见赫连定要跑，顿觉不妙，骂骂咧咧间也开始奔逃，只是柔然人惯于草原作战，以氏族为单位，一旦情况不妙便作鸟兽状逃命，一时间乱作一团。柔然各部部落主根本止不住这乱糟糟的态势，有聪明的想起赫连定的厉害，立刻随他撤退，一群人朝着东边而去。

拓跋焘命令羽林郎出击追赶，务必要把赫连定活捉回来。

之前柔然人和夏国人千里奔袭，虽有数马相换，但毕竟是远道而来，马力已经消耗不少；而羽林军是在原地坚守，虽战马也有挪移跑动，但与敌方相比，马

力不知要充足多少，没一会儿，落在后面的逃兵就已经被冲杀了个干净。

拓跋焘只留了五千名宿卫守护，其余将士全部被派出去追杀敌军，除了要求赫连定一定要活捉外，其他人的性命都是以军功记，这让羽林军里许多新兵蛋子兴奋得嗷嗷地就奔了出去。

汉臣们关心帝王的风骨和尊严，无论拓跋焘如何不耐烦地拒绝，崔浩和众多宦官、侍者，还是捧来了清水，拿来了干净的衣甲，要求拓跋焘洗漱换上，以安臣心。

拓跋焘见争辩不过，也就认命地让宦官侍从给他净面擦手更衣，还有闲情和大臣们开玩笑：“刚才吼得特别大声的，是哪个？”

鸿胪寺官员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推了一个年轻的官员出来，他脸皮生嫩，满脸通红，不好意思地说道：“下官是鸿胪寺赞者郑宗。”

拓跋焘听他称赞自己的儿子是天赐之祥瑞，心中高兴，随口说道：“你声音洪亮，口齿清晰，胆量也过人，以后就留在朕身边当个舍人，专门负责传话吧。”

舍人是贴身伺候皇帝，负责整理奏折、草拟文书和传令众臣的近身文官，品级虽低，却是天子近臣。郑宗双目噙泪跪下磕头谢恩，他的上官们都是一副悔恨自己没有把嗓门生得再大点的样子。

拓跋焘这边正有条不紊地整理着“面子工程”，从西边来的先头部队已经露出了旗号，正跟向西逃窜的柔然人战在了一起。

只见鹰飞之旗迎风招展，当先穿着照夜明光铠的主将手提一把长戟，率先冲入敌阵，不过是一个马身的距离，就已经将当头的柔然首领挑于马下，周围几个柔然人飞马来救，那主将长戟轻扫，一个横拍，竟然把他们抽飞了出去……

拓跋焘抚掌大赞：“几年不见，库莫提武艺又见大长！”

武将大多认识库莫提的将旗，文臣就算不认识旗帜，那一身照夜明光铠也只有宗室、主帅和皇帝身边的贴身宿卫有穿，再一听“库莫提”的名字，几个大臣立刻了然：“原来是拓跋提将军到了，难怪如此之快，鹰扬军果然名不虚传！”

拓跋焘与库莫提从小一起长大，二人形容相仿，身高类似，连力气都同样大得惊人，库莫提和拓跋焘都能开一百五十步的弓，举四百斤的石锁，人称“天生勇士”。拓跋焘有兄弟六七个，却觉得只有这位堂伯家的兄弟才像是他

的亲生兄弟，感情非同一般。

他此次遇险，居然是黑山大营里驻守的鹰扬将军千里来救，若是换了个多疑的君王，一定会怀疑他为什么来得如此之快，如此之巧，但拓跋焘素知库莫提的品性，根本没有生疑，心中自然一片滚烫。

拓跋焘欣喜于库莫提的武勇，眼睛一眨都不眨地盯着，不停称赞。

“你们看，我这位堂兄从小力大，刚才那蠕蠕举刀要劈，却被他的长戟震得撒开了手，这便是他又在暗自发力的原因。当年我们一同习武，我在他这招上吃亏了许许多多次……”

“壮哉！库莫提居然以一敌三不落下风！咦？他身边怎么没有亲卫？是了，急行军来得如此之快，亲兵掉队在后面也是寻常……”

“哎呀呀，怎么让那个蠕蠕给跑了！他的青骢马……咦？怎么是匹红马？”拓跋焘眯了眯眼睛。

崔浩在一旁接腔：“颍川王千里奔袭而来，也不知道要换多少匹马，换了一匹陛下不知道的，也是寻常。”

“也对！”拓跋焘立刻释然。

打着鹰飞旗的主将带着几千骑兵，干净利落地剿灭了慌不择路向西逃窜的柔然人后，直直冲着王帐的方向而来。

拓跋焘连忙奔出阵去，迎接自己的兄弟。

众宿卫见拓跋焘连侍卫都不带就奔了出去，俱是一怔，若对方心中有歹意，趁机行刺，拓跋焘哪还有命在？

众宿卫立刻拔腿就追，好在那位主将在离拓跋焘几十步远的地方就已经收起兵器下了马，单膝下跪恭迎圣驾。

众人恍然，拓跋焘的信任不是无缘无故的。拓跋焘千里奔袭救驾，却没有上前邀功，而是先行下马行礼，对大可汗的尊敬，可见一斑。

崔浩等大臣微笑着也上前迎接，一时间，君臣相和，良臣名将，相得益彰。

拓跋焘大步流星赶到队伍的最前方，将俯首行礼的主将一把拉起，大力拥抱后猛拍其左肩：“我见鹰飞旗招展，便知道是你来了，兄弟，我……呢？”

拓跋焘突然僵住了。比他更僵的，是被他强行拥抱在怀里的主将。

站得远没发觉，骑着马没发觉，跪下行礼没发觉，这把入往怀里带的时候却没法忽视了。

库莫提身高八尺有余，这主将……